

百科史学·传记丛书



杜月笙传

中

章君毅 著
陆京士 校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杜月笙传

中册

章君毅 著
陆京士 校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中册目录

一八一号开大赌场	(383)
政局变化奢靡风起	(386)
厉行清党风声鹤唳	(389)
狼虎成群鬼神皆惊	(391)
陈群来佐天地开阔	(394)
宁可自杀决不开刀	(398)
廿五万元开片银行	(401)
老友之逝伤心泪尽	(405)
工总工统斗得好凶	(407)
冷眼旁观决定插手	(410)
法国水兵当街杀人	(412)
杜月笙出面讲斤头	(415)
法国头脑啥个交情	(417)
法界水电电车罢工	(419)
身在资方心系劳方	(422)
英美烟草巨大工潮	(425)
吃瘪大英一战成功	(429)
季布一诺黄金百斤	(433)
武装走私？还伊罢工！	(435)

英军出动闹出人命	(438)
英人着慌俯首投降	(441)
邮务工会驱逐左派	(443)
上海大亨毁誉参半	(446)
谦恭下士结纳长才	(448)
耗资卅万保全颜面	(450)
范绍增送土二百担	(453)
刘航琛来登门拜访	(456)
范哈儿畅游黄浦滩	(460)
总领病假省卅六万	(462)
法国朋友一个个走	(465)
新总领事弗开心哉	(468)
襄助铁老建设上海	(470)
中共头脑频频捕杀	(474)
第一位法院女院长	(476)
何必奢谈驾驭之术	(478)
长江赈灾声誉鹊起	(480)
插足金融煞费苦心	(483)
银行界圣人徐新六	(486)
中南银行一笔交情	(489)
见义勇为帮陈光甫	(492)
唐寿民钱新之受惠	(495)
事业辉煌爱情何苦	(499)
洞房花烛得贤内助	(502)
长江水灾梅赵同台	(504)
状元事业杜门接手	(509)
杨管北担任急先锋	(511)
高士奎专轮走苏北	(514)
强盗不抢航线通哉	(516)

繁荣苏北财源大开	(518)
火拼一年大通投降	(520)
一跃而为航业领袖	(522)
交易所的创始史实	(525)
证金面纱想一把抓	(527)
捷足先登买进华丰	(529)
先攫面粉斗荣宗敬	(531)
无锡荣家如何发达	(533)
突出奇兵帮忙对方	(535)
面粉交易果然到手	(537)
七星公司官商斗法	(539)
金交易所双手奉上	(540)
大帅做纱蚀得跳脚	(542)
惊人一幕卷堂大散	(543)
纱布交易落入掌心	(545)
杭州走出去足锋头	(547)
张道藩来登门拜访	(549)
渊渊先生乃申厥旨	(550)
卫生署长协助戒烟	(553)
欢迎宋子文演说记	(558)
诚恐诚惶练它十天	(560)
航空奖券发财生意	(562)
三哥经理出了事体	(565)
大力整顿挽回局面	(568)
报纸一包三十万元	(569)
杜祠落成一生高潮	(572)
八大处与八大秘书	(574)
感恩图报呜呼杨度	(576)
英国巡捕骑马开道	(579)

主席颁匾龟勉备至	(581)
最早一部纪录影片	(583)
张大帅得罪参谋长	(585)
司令阿侄喝人中白	(587)
伶王外宿有男侍焉	(589)
栗主奉安繁文缛节	(591)
报章竞载不厌其详	(593)
十万只洋设图书馆	(596)
京朝名伶全部到齐	(598)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	(600)
东北事变奋袂而起	(602)
于松乔血溅抗救会	(605)
巨商收押震撼上海	(608)
抗日救国战斗展开	(611)
日侨肆虐互有死伤	(614)
“一二八”恐怖之夜	(618)
挺胸而出支持圣战	(621)
国际交涉挨上一角	(624)
一语相侵痛斥日将	(629)
两项情报三天休战	(633)
二小时内毁灭租界	(636)
十九路军犒劳多少	(640)
京杭国道吓了一跳	(643)
刺宋巨案侦骑四出	(645)
年关难过办只学堂	(648)
胡文虎报恩捐笔款	(651)
邮基罢工中外轰动	(654)
何以解决请杜月笙	(656)
创立恒社搞个组织	(658)

八百弟子三匹野马	(661)
保险汽车孝敬师门	(664)
积个蓄美金三百万	(667)
天下之歌尽入斯社	(670)
张学良险乎吃炸弹	(672)
请张少帅换只床睡	(675)
凡私递药物者“枪毙!”	(677)
这个命就不必算了	(679)
波音专机下不了地	(681)
汽车开灯稻草起火	(683)
鬼门关口走了一遭	(685)
黄炎培靠近史量才	(686)
鲁迅撰稿胡风潜伏	(688)
京沪公路乱枪齐下	(690)
仗义相援孤儿寡妇	(692)
杜月笙智擒王晓籁	(693)
鱼市场上第一回合	(696)
请君入瓮心悦诚服	(698)
推上市商会长宝座	(700)
杜王二亨成了搭档	(702)
感激涕零拉钱永铭	(704)
年关一到双脚直跳	(706)
传筱庵马失前蹄记	(709)
老板一逃银行要倒	(711)
为何嘉禄造座铜像	(712)
杜月笙三邀吴开先	(714)
五大工潮迎吴醒亚	(717)
许也夫午夜断魂录	(719)
废两改元法币来哉	(722)

门庭若市盛况空前	(724)
是你朋友就了不起	(726)
江湾开球踢过一脚	(727)
名师高徒太极拳术	(729)
买只飞机送孙桐岗	(730)
吴绍澍杜门拜师记	(733)
想当国代这个容易	(736)
中日战前一段秘辛	(738)
黄炎培布署包围圈	(742)
抗敌后援原璧归陶	(743)
募公债七千五百万	(746)
情同手足戴笠访晤	(749)
苏浙别动队建军史	(751)
一声号召万人从军	(753)
军中所需要啥捐啥	(755)
装甲汽车送张发奎	(757)
永野之饵三千万元	(759)
土肥原来不许他走	(761)
派飞机来盘旋监视	(763)
大帅赶来针锋相对	(766)
君子绝交不出恶言	(768)
日军布下天罗地网	(775)
两百万债一举还清	(776)
噩耗频传伤心落泪	(778)
大战方休粪战来哉	(781)
许世英劝他做个官	(784)
异域香港重打天下	(785)
弟兄门徒渐次集中	(787)
段内阁拉到香港来	(791)

沈月英死不及一面	(794)
千金一席吃蛋炒饭	(796)
吴开先只身探虎穴	(800)
倡议设立统一委会	(802)
顾嘉棠远迎刘航琛	(804)
一天一桌鱼翅全席	(807)
奉院长召初履重庆	(809)
统一工作控制上海	(812)
高陶事件轰动世界	(815)
敌机追逐从此得病	(817)
高宗武盗密约全文	(820)
帮陶希圣抢救家眷	(822)
正待揭布又生波折	(824)

一八一号开大赌场

在上海清党之役中杜月笙功劳很大，是为不容否认的事实，杜月笙倘若是个好大喜功之徒，攘权夺利之辈，民十六年以后他在上海，尽可以予取予求，为所欲为，因为当时的情势对于他确实无往不利，做官发财的机会简直很难推开。四月十一日之夜歃血为盟的六位把兄弟，黄老板信心恢复，精神焕发，只要月笙有意，他随时愿意重新出山，再一度黄杜拍档，威镇沪上。杨虎是现任的上海警备司令，直接掌握上海市民的生杀予夺大权，杜月笙想利用杨虎建立威望，独霸一方，只怕杨虎跟杜月笙合作起来，还要比陈群气味相投得多。王柏龄在清党以后再次膺任要职，总司令部派他充任镇江要塞司令，镇江两岸都是他的辖区，想照柏龄哥的牌头当然轻而易举。陈群是上海党政军的实际负责人，他身兼二十余要职，掌握权力之大，可想而知。而往后陈群见黜，他竟甘为杜月笙划策，杜月笙对于他的影响力，还能说是不够大吗？

至于张啸林，他也能把握机会，大展鸿猷，早时他懔于国民党的正气沛然莫之御，对自身前途极表悲观，但是他不曾想到，镇压共产党之后，上海的新局面对他更为有利，他自恃组织共进会讨赤有功，黄浦滩上的新主人杨虎、陈群又是他的拜把兄弟，黄杜张门下的叶焯山、芮庆荣、谢葆生、乔松生一个个位居要津，有权有势，这正是他放手大干的天赐良机。

由张啸林极力主张，积极筹备，他要上海开设一片空前绝后、规模允称全国第一的豪华赌场。杜月笙不赞成，黄老板不表示意见，张大帅又发急，吐沫星子四溅，他大呼小叫地说：

“‘时来顽铁成金，运去黄金变铜’！人生在世，能有几次好机会？放着坦荡荡的财路不走，我们手底下万把个弟兄，不给他们找一笔财香，国民党真做出来，你叫他们去喝西北风？”

发过了脾气，跨出了大门，张啸林闷声不响，亲自策划准备，带七分投机，有三成赌气，他这一回做得有声有色，派头大来兮。他花一个月四千两银子的租金，租下福煦路一百八十一号一幢巨宅，前门开在福煦路，后门直抵巨籁达路上。占地六十余亩，双扇铁门，汽车可以直进直出。建筑是英国式的，进门是一座辟有亭台楼阁，柳岸梅洲的大花园，正中一片碧茵草坪，坪中间有奇花异卉，四季长春。坪后一栋三层楼大洋房，崇伟闳丽，大有月殿云堂之概。这一座华夏是洞庭山富户席姓的产业，在法租界算是数一数二的私邸。

一楼二楼辟为赌场，三十六门的轮盘赌台，就有八张之多，环绕在中间广厅的四周，又有数不清的大小赌室，牌九麻将，梭哈摇缸，凡是有名堂的赌博，可以说是无奇不有，一应俱全。

三楼设为财客燕息之所，迷宫般的大小房间，新颖设备，高级享受，从吞云吐雾的鸦片烟，到名牌洋酒，大菜咖啡。包括名厨烹调菜肴，中西各色美点，在这里是日夜供应，不虞匮乏，尤有经过特别训练的美貌少女，彩蝶儿似的飞来飞去，挑土烧烟，侍奉巾栉，莺啼燕语，娇声啾啾，秀色可餐的姿容，舌底生花的谈吐，能使赢钱的更加落胃，输了的也忘其所以。

黄浦滩有了这么一片大赌场，众口腾传，全国轰动，成了举国第一的销金窟，用不着登广告，不需要发消息。开张以后，福煦路巨籁达路顿时车水马龙，冠盖云集，一时竟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杜张原不分家，杜月笙的手下，也就是张啸林的人马。张啸林不经杜月笙的同意，开了这一片天字第一号的销金窟，他唯恐杜月笙坚拒到底，自己毕竟有点心虚。于是他想出了一条妙计，借杜月笙的名义，把杜公馆的账房钱曾宾喊来当一八一号的经理，任杜月笙的开山门徒弟江肇铭为挡手。“挡手”便是赌场里主持赌博之人，江肇铭得了这个差使，真是不胜之喜：赚大钱不说，同时也将他在赌国的身价，提高了不少。黄浦滩上“摇缸”，推江肇铭为第一把手，便是这个时候传出来的。

一八一号开张，黄浦滩豪赌之风迅速蔓延，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挥金如土的大赌客，一夕胜负动辄十万八万，他们的名字时至今日犹被老上海津津乐道，以为他们所造成的奢风，是民国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轶闻。然而他们之间声名较著者，早先都是杜公馆的座上客，或者是经常陪杜月笙白相相的老朋友。

譬如说逊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几位少爷小姐，素有“赌国魁首”之称。盛宣怀本人以受知于合肥相国李鸿章，兴办洋务而起家，他创始招商局、汉冶萍煤铁公司、汉阳兵工厂、上海制造局等国营事业，又复督办全国铁路，其宦囊之富，堪称敌国，留下的产业极其可观。再加上几位少爷亦复大有父风，长袖善舞，能赚大钱也会花大钱。当年盛家沪宅在静安寺路，和我国早期名诗人邵洵美比邻而居，邵洵美的太太是盛宣怀的孙女，她父亲邵月如则娶了盛宣怀的女儿，盛邵两家都是巨富，于是父子郎舅姑嫂经常都是一八一号的座上客。他们至亲之间对赌的时候，锱铢必计，当“钱”不让，赌得兴起，干脆用寸土寸金的房地产道契为彩，输赢三五十万，照样面不改色。

又如叉袋角朱家，应以朱如山为代表人物。叉袋角位于上海北火车站附近，位置横跨闸北和公共租界西区，乃是长安路底麦根路北近苏州河一带的统称。这一带地势冲要，工厂林立，几乎全是朱家的物业。朱如山可谓黄浦滩上最懂得享受之一人。他到一八一号去赌钱，打麻将以法币六七万元为一底，以当时的金价计算，约合黄金六七百两，合当年之新台币，则为一百二十万至一百四十万之间了。

朱如山颇多内宠，但是他御妇有方，家规甚严，有时候他会率领他所有的姨太太光临一八一号，到场助阵。朱如山的姨太太个个花容月貌，大有艳声，其中没有一位不是他量珠聘来。当这些姨太太与他同行，俱由他的正室夫人亲自带队，姨太太们集体出动时，穿一色的时装，戴同样的首饰，烫一律的发式——梳横S髻，簪一朵鲜花。她们环立在朱如山身后，布置几重肉屏风；她们目不斜

视，樱唇紧闭。而在场成千上百的男性赌客，明明知道朱如山搜罗的天下绝色全到了，却是谁也不敢瞄、睃、窥、探那么一眼，因为人人肚里明白，朱如山是杜先生的知己要好朋友。

张大帅孤注一掷，开了这片空前豪华的一百八十一号，于是便有杜月笙的这帮赌朋友，不明就里，齐来捧场，除了这些位豪赌客外，国民党的要人之中，如诗酒风流的叶楚傖、邵力子，往后也曾在此留连。

在一八一号揭幕初期，裹足不前的反是黄老板和杜月笙，黄老板倒还有理由可说，因为他一向绝迹赌场。杜月笙的消极抗议，却使张大帅对外十分尴尬，他无法自圆其说，几乎每天都有要好朋友问他：“为啥杜先生还不来呢？”

政局变化奢靡风起

当时，黄金荣还不曾搬进黄家花园，薛二被捉事件也在稍后方始发生，杜月笙才从南京回来，一面孔的凛然正气，满脑筋的国家民族，吃喝嫖赌，他一概没了兴趣，他最热衷的，是学习，埋头学习，不惜一桩桩的从头学起。

他每天要习字，照抄《三字经》，一天一大张。习字有书法家师傅，师傅认真教，他更努力写，持之以恒，从不中断，又有听报，听书。现在听报不像以前那样囫圇吞枣，他凝神倾听，还要发问，而且往往一问起来，便是打破沙锅问到底，问得读报的人满头大汗，杜月笙仍不满意，他再把小问题化为大问题，将大问题扩充为专题研究，于是，他请学者教授来给他上课。

听书呢，不要听《东周列国传》、《三国志》和《水浒传》了，杜月笙要听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请来讲解的，也是知名的名流教授。他猛攻某一门学科，可以做到发奋努力，废寝忘食的地步。

在杜月笙这样发奋向上，埋头研读的时期，张啸林一趟趟地催

他到一八一号白相，杜月笙确实深感头痛。一则他抽不出时间，二来他没有这种心情——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原因：他始终在为张啸林的目空一切、毫无顾忌的做法担心，他不知道国民政府对于黄杜张开大赌场，将会采取何种态度。赌场诚然开设在法租界，但是黄杜张由于清党有功，都曾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发表过名誉职务，实际上，黄杜张之效忠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对于这三弟兄的青睐有加期望甚高，是众口腾传，有目共睹的事。黄杜张三大亨自从同心协力，共创事业以来，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发生了人的关系，而非为地的问题。因此，黄金荣发现自己不合时宜，立即疾流勇退，张啸林则装疯卖傻，借机大捞；杜月笙决心迎头赶上，他希望的是中枢人物对他幡然改观，另眼相看，忘记他的过去，了然他的现在，拔擢他于未来。所以，他很谨慎，他很紧张，浪子回头金不换，怀着戒慎戒惧的心理，他唯恐错失当前的机会，他也就越怕落人“故态复萌”的口实。

他一次次地推托，不大上一八一号去，这使张啸林殊深憾恨——面子上他下不了台，对外间他交代不了，既说黄杜张三大亨合开的赌场，为什么黄老板不肯露脸，杜先生像似也避而不见？

假如这个局面继续下去，杜月笙和张啸林可能决裂，从此分道扬镳，各行其是，而杜月笙本人对于国家民族与社会，也可以有更多更大的作为。然而很不幸的，当全国反清党浪潮涌起，时势所趋，民意攸归。于是在武汉的亲共政权，八月三日，由汪兆铭通电各方，表示悔恨，并且说明武汉分共情形，宣告他已具有反共决心，但是他仍意气用事，坚称他要一面反共一面倒蒋。与此同时，以唐生智为总指挥的“东征军”顺流而下，南京陷于孙传芳回师反扑和“东征军”的两路夹攻，使拥有重兵拱卫京畿的李宗仁顿生异志，联合南京军事将领，直接和武汉方面洽商合作。蒋总司令有鉴于此，不愿因个人进退出处，徒滋纠纷，决定引退离京，冀能换取国家的统一。八月十二日，他乘专车驶赴上海。

蒋总司令下野，中枢无主，南京形势，岌岌可危，方始建立起

来的优良政风，因此为之丕然一变。一小部分官员混水摸鱼，趁火打劫，贪赃枉法无所不为，只想捞一笔来日糊口的本钱；也有些人往日畏惮蒋总司令的公正严明，执法如山，现在总司令引退了，他们便像脱缰的野马，贪污舞弊，纸醉金迷，他们在各地搜刮，到手的钱都要带到上海去花。上焉者娶姨太太，购置藏娇金屋，下焉则狂嫖滥赌，花天酒地。早先板起面孔的正人君子，此刻却变成了醉生梦死，尽情挥霍的大阔佬，他们在上海玩起来要找向导，要找保镖，黄杜张三大亨，正是最理想的人选。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杜月笙瞠目结舌，大为愕然，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这班高级官员面前，他是应该继续埋头学习，力争上游，还是恢复故我，用酒色财货，博得大人先生们的“予心大乐”？

另一方面，张啸林可就开怀得意极了。少数官员的性情大变，作风全改，使他欢呼雀跃，手舞足蹈。他以为自己的这一宝，果然压中了，新贵们既非圣贤，对于声色之娱，黄白之物，焉能太上忘情，视若粪土？当他眼见南京来的朋友，一天天地增多，先则躲躲藏藏，偷偷摸摸，继而堂而皇之，升阶入室。福煦路一八一号奢侈豪华的大赌场，于是凭添不少阔佬，跟黄浦滩上那一群赌国的元勋，分庭抗礼，一争短长。某长某公的喊声，此起彼落，如应斯响。大门外，汽车排成长龙，司机保镖，都得另设招待的处所。张啸林以大老板之尊，笑口常开，乐不可支，周旋于大官大富，亦官亦富的赌客之间。福煦路一八一号，除了是最有名的赌场而外，又复成了官商人物的高级俱乐部。

有一阵子张啸林嘻笑怒骂，三催四请，一直请不到杜月笙光临一八一号，到了民国十六年八月以后，杜月笙忽然轻袍缓带，陪了几位贵客，不请自来。这时候，张啸林心底冷笑，面孔上欢欢喜喜，从里面跑出来热烈欢迎——唯有杜月笙心里明白，他这叫打鸭子上架，没有办法，他是被那几位庙堂人物逼了来陪同参观参观的。

时势使然，身不由主，杜月笙渐渐地又放下笔墨纸砚，政治经

济，回复了往日征歌逐舞、呼卢喝雉的旧生涯，卜昼卜夜，无时或休。从南京来的少数军要政要，大员红员，乃至各地的封疆大吏，方面将军，只要是有资格去见杜月笙的，吃喝嫖赌，多半由他亲自奉陪，光是这一项差使，便忙得他马不停蹄，分身乏术。再加上这些人物，对于上海这个花花世界，实在不太熟悉，偶或想讨一房小，成一处分宅，或则讨人，或则买屋，或则事机不秘闹出了家务，或则遭了仙人跳，或则惹起了桃色纠纷，居间介绍，代为接洽，排解调停，遮盖弥缝——反正杜月笙在上海，等于千手千眼观世音，眼到手到，无所不届，报纸新闻他抽得掉，流氓地痞他压得住，替人排难解纷，他出钱出力陪时间，大事小事都摆得平，于是他又成了达官贵人在某一方面的义务保镖，浸假所及，大好佬们在玩乐场合脱口而出：“杜月笙也是我的好朋友。”居然忻忻色喜，若有荣焉。

厉行清党风声鹤唳

也就在这一段时间，杨虎、陈群把他们的清党工作，扩大范围，步步深入，正在大张旗鼓，干得有声有色。芮庆荣的行动大队，徐福生的谍报处长，还有其他奉命执行的机关，几乎每天都在捉人。有时候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时候在漫漫黑夜之中，或者当众捕拿，或者登门搜查。被捕的不是强盗贼骨头，而是共产党嫌疑犯，捉到了就往枫林桥送，因为枫林桥的交涉使署和上海道尹公署，都是清党委员会办公的所在。

由于扩大行动，公开捕捉，捉进去的人多，放出来的人少，那是上海人有目共睹的事实。任何人被押到枫林桥，等于过一次鬼门关，莫说衙门里面如何阴风凄凄，鬼器神嚎，就讲过堂以后生死立判，是共产党便枪决，不是才释放，而这是与不是唯有法官可以裁定，想一想都令人不寒而栗，心惊胆战。

于是上海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出趟门不晓得回不回得来，闭门家中坐，又怕祸从天上降来。半夜三更听到敲门，一个个吓得觳觫股栗，面无人色。那时候的上海人，真有“福祸无门，朝不保夕”之慨，而“狼虎成群，鬼神皆惊”的说法，也就从这时候起开始流传广远，令人谈虎色变。

“狼虎成群”是杨虎陈群的谐音，杨虎时任上海警备司令，他所负的责任，以军事方面为主，杨虎素来佩服陈群，晓得陈群深文周密，足智多谋，由于他自己少读诗书，不解权术，他对陈群不但言听计从，而且极其尊重。陈群认为清党是当务之急，对于这一部分的工作他便全部拜托，轻易不加闻问。清党工作原应由清党委员会执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清党委员会成立之初，开出来的清党委员名单，其中就有不少廉洁正直，志行卓越的青年人。但是陈群办事，一向刚愎自用，独断独行，他很难与人合作，因此那十多位清党委员始终形同虚设不生作用，而清党大权，也就落在陈群一个人的掌握。

陈群是聪明人，他出身孙中山先生的大元帅府，二十多岁便担任了孙大元帅的秘书，当时以其党性特强，敢作敢为，亦颇受知于蒋总司令，在政治上他有良好的背景，在武装力量上他尤可获得杨虎的绝对支持，但是，亲历在安庆发生的“三二三事件”，以及上海“四一二”清党之役，已使他深切认识，倘能有效的利用帮会势力，支持大规模的清党工作，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尤其上海帮会人多势众，一旦组织起来，何啻十万大军。

陈群在上海担任党政军要职二十余个，他肩膀上的担子很重，其中最要紧的，便是积极进行清党，将潜伏各处，和渐自外地而来的共产党分子，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必须如此，国民政府始能迅速而确切地掌握这个中国第一口岸、最大商埠，用以支持北伐，完成统一大业。因此，他为求速效，采行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和杨虎合作无间，推心置腹，从而他能如意指挥杨的警备部队，另一方面，他更和杜月笙紧密携手，一心一意，要引导杜月笙往协助革